1. 战云密布北中国

1937 年 7 月 7 日。卢沟桥。

卢沟桥位于北平(今北京)城西南 20 余里,横跨永定河东西两岸。这座石孔桥始建于金大定 29 年(公元 1189 年),成于明昌 3 年(公元 1192 年)。桥由 11 孔石拱组成,其上建有石栏,栏杆、望柱头等建筑上雕刻了“数不清”的石狮子,形态各异,雄伟生动。卢沟桥工程宏伟,建筑艺术精美,大凡来京的商旅过客,都要在此驻足,欣赏中国古代工匠的伟大杰作。著名的“卢沟晓月”在金代就已是燕京(即北平)八景之一。卢沟桥又是战略要冲,它扼京冀门户,向来是兵家必争之地。

卢沟桥的石狮默默仰望长空皓月近百年。它默默忍受着中华民族的外侮内患,默默地遥望东北三省沦落在日寇的铁蹄下,三千万中华儿女沦为外族奴隶;它默默地凝视着永定河的东岸,东洋倭寇驻屯军在中国的领土上飞扬跋扈,横行恣肆……

卢沟桥的石狮不能再沉默了,它再也沉默不下去了。在中国人民抵御外侮、反抗日寇的呐喊声中,它发出了振聋发聩的怒吼。它向全世界宣告:中国人民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战争全面开始了!一场历时八年之久的、中国历史上规模空前的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反对外国侵略的战争，就从这一天——1937年7月7日、这个地方——卢沟桥开始了！

卢沟桥的石狮在怒吼：一个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泱泱大国，对外侮的容忍是有限度的！中华民族绝不会屈服！绝不会俯首称奴！

卢沟桥的石狮在怒吼：贫弱的中国在强敌面前敢于拿起武器，敢于反抗，敢于胜利！

卢沟桥的石狮和全国人民一起发出了抗日的怒吼声……

1937年7月7日夜。卢沟桥畔宛平城。

城北回龙庙附近，人影憧憧。这些黑影绝不是在这没有月亮的静静黑夜来欣赏“卢沟晓月”，他们是日本驻丰台第一联队三大队八中队的100多名日军。他们全副武装，荷枪实弹，进行军事演习，利用夜幕，接近‘假想’的敌人，然后准备黎明时进行突击。但是到了第二天的黎明，“假想”的敌人变成了实在的敌人，军事演习演变成了真实的战争。就在7月7日午夜，日军以‘一名士兵失踪’要进宛平城搜索为由，向中国守军发出挑衅，遭到拒绝后，便从正东、东南、东北几面对宛平城展开了包围。8日下午，日军以炮火轰击开始，对宛平城发起进攻；同时，卢沟桥铁路桥，中日两军也为争夺该桥发生了激战。日军一向骄狂，根本不把中国军人放在眼里。但是战争一开始，他们就尝到了败仗的滋味。驻平津的中国第二十九军全力反击，宛平城守军坚守阵地，日军连连强攻，付出的却是惨重的伤亡代价，而未能进宛平城一步！卢沟铁桥，8日日军以数十人的伤亡代价占领了桥南端，但第二天，在从长辛店赶来的二十九军何基沣旅与桥北端的中国守军的夹击下，日军被

全歼。

卢沟桥石狮的怒吼，震惊了日本帝国之都——东京。谁也弄不明白，中国人怎么了，南京国民政府是以此来进行全面抗战呢？还是象往常那样会妥协解决？ 8 日到 10 日短短 3 天内，日本举行了一系列的内阁紧急会议，最终做出了决定：通过陆军的提议，决定在国内进行战争动员，并向中国华北派兵。日本进入战时体制。

卢沟桥石狮的怒吼，震惊了日本天皇裕仁。这个把中日人民拖进战争灾难的罪魁，早就对中国存有勃勃的野心。他要称霸亚洲,主宰亚洲,做整个亚洲的‘ 天皇 ”。他听了陆相杉山元向他拍着胸脯做出的保证： 1 个月左右就可以收拾华北的残局；听了他的叔辈、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亲王关于日中开战后“ 苏联不会介入 ’的判断。于是,天皇也赞成出兵中国。

卢沟桥石狮的怒吼，震惊了日本派驻海外的两支最大的军事集团——驻兵中国东北的关东军和朝鲜驻屯军。关东军立刻做出了反应，司令官植田谦吉大将立刻向日军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亲王提出报告：“ 鉴于华北局势，已命独立混成第一、第十一旅团之主力以及航空部队之一部做好随时出动准备。”7 月 8 日又发表声明：“ 关东军正以极大关心和重大决心，密切注视本事件的发展。 ” 同时派遣前参谋长今村均少将等直飞东京，促使杉山陆相当机立断，以武力迫使中国屈服。朝鲜驻屯军司令官小矶大将也向东京报告称：“ 由于华北事件之爆发，已令第二师团之一部采取随时出动的态势。 ”

日本军中的“ 主战派 ” 向中国发出了战争的狂嚣，日本政府向中国发出了不宣战的宣战。

7 月 9 日，日本陆相杉山元在内阁会议中要求：“ 由内地

(日本国内)派遣 3 个师团前往增援。”

11 日，在东京日本首相官邸举行五相会议，决定派遣日本本土 3 个师团、1 个朝鲜师团“ 满洲 ”2 个旅团的兵力，并即下令朝鲜和“ 满洲 ”方面部队向华北出动。

7 月 11 日傍晚,日本政府发表声明“:此次事件完全是中国方面有计划的武力抗日，已属无可置疑。由此，政府在本日内阁会议上下了重大决心，决定采取必要的措施，立即增兵华北。”日本政府的这个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声明，赤裸裸地暴露出其欲在华北一带扩大战火的意图。

日本参谋本部也迅速研究制定了“ 对华作战计划 ”。

7 月 11 日，即在五相紧急会议召开的当天下午 4 时 30 分，向华北出兵的第 56、57 号临参命同时飞向了关东军和朝鲜驻屯军司令部。关东军独立混成旅第一、第十一旅团主力及各两个中队的侦察机、战斗机、轰炸机奉命入关，朝鲜驻屯军第二〇师团迅速开往华北。病危中的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官田代皖一郎中将，也为年轻的香月清司中将所替代。到 7 月 20 日前，派往华北的日军已达 10 万,摆开了大战的架式,妄图一举平定华北，借此使中国屈服。

卢沟桥石狮的怒吼也震惊了蒋介石。这位南京国民政府的最高统帅,当时正在庐山休养。被称为‘ 凉岛 ’的庐山是避暑胜地。然而这年夏天，他在庐山避过了气候上的暑热，却难以避过全国上下沸腾起来的抗日情绪高涨的火热。蒋介石在庐山准备召开包括来自陕北共产党中央代表在内的全国各个方面知名人士代表谈话会，共商结成统一战线，团结抗战的大计。8 日,二十九军代军长、北平市市长秦德纯关于卢沟桥事变的报告送到蒋介石手里。当时蒋介石尽管对开展全面抗战

还心怀疑虑，对和平解决华北争端还抱一丝的幻想，但前一年冬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全国上下抗日呼声的高涨，南京政府统治的明显加强，都迫使他作为一个政治家顺应时势，做出顺乎潮流民心的抉择。他向二十九军发出指令：“宛平城应固守勿退。并需全体动员，以备事态扩大。”10 日，又电令二十九军：“守士应具必死决战之决心与积极准备之精神应付。至谈判，尤需防其奸狡之惯伎，务须不丧失丝毫为原则。”这与他在 6 年前“九·一八”事变时密令张学良“不抵抗”已判若两人。

7 月 9 日，蒋介石下令在四川的何应钦立即驰赴南京，着手编组部队，准备全面抗战；并且指示在庐山的第二十六路军总指挥孙连仲火速下山，率领中央军两个师北上平汉铁路的保定或石家庄。此外又令调山西太原、运城方面的部队向石家庄集结。同时，蒋介石还命令各军事机关准备总动员，并加强各地戒备体制。10 日，中国政府以强硬的口气，向日本驻华大使馆提出“日军此种行为显系实行预定挑衅之计划，尤极不法”的书面抗议。

遵照蒋介石的命令，军事机关活动进入了战时体制，并采取紧急措施。编入战斗序列的部队第一线为 100 个师，预备军约 80 个师，准备 100 万兵员，10 万匹军马的 6 个月粮秣。

蒋介石痛下全面抗战的决心了。

7 月 17 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表明了他抗战到底的决心。这个谈话以《最后关头》为题，迅即在全国各大报纸上发表：

> ……我们既是一个弱国，如果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生存；那时节再不容许我们中途妥协。须知中途妥协的条件，便是整个投降，整个灭亡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的条件……

对于和平，不久前他还在强调：和平未到根本绝望时期，不宜放弃和平。但现在，他已经看清了日本侵略者的真面目，对和平解决争端已临绝望。

和平已非轻易可以求得；眼前如果要求平安无事，只有让人家军队无限制的出入于我们的国土，而我们本国军队反要忍受限制，不能在本国土地内自由驻在，或是人家向中国军队开枪，而我们不能还枪。换言之，就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

所以卢沟桥事变的推演，是关系中国国家整个的问题。此事能否结束，就是最后关头的境界……万一真到了无可避免的最后关头，我们当然只有牺牲，只有抗战，但我们的态度，只是应战而不是求战，应战是应付最后关头必不得已的办法……

我们固然是一个弱国，但不能不保持我们民族的生命，不能不负起祖宗先民所遗留给我们历史上的责任……战端既开之后……再没有妥协的机会，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

蒋介石《最后关头》的讲话是 7 月 19 日公开发表的。这天，他在日记中表达了如下的感慨和决心：

政府对和战表示决心，此其时矣！人以为危，我以为安。立意既定，无论安危成败，在所不计。对倭最后之方剂，唯此一着耳！

书告既发，只有一意应战，不再作回旋之想矣！

蒋介石在《最后关头》的最后坚定地号召：

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

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与此同时，蒋介石紧急调配军队，继孙连仲二十六军两个师北上保定后，第四十军庞炳勋部 1 个师开赴石家庄进驻沧县，第五十三军万福麟部 3个师并同第九十一师前往保定、固安、永清、雄县一带布防，第八十四师高桂滋部调至大同、怀来。7 月底，中央军主力——汤恩伯的第十三军又奉命调至长城八达岭下的南口。这样，东起渤海湾，到保定，沿太行山上北到八达岭，蒋介石对日军布下一个新月形的防御阵地，南阻日军下中原，西拒日军进晋绥，这是一个使晋察绥与中原首尾相连相应的防御体系。

十万日军来势凶猛，尤其是以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率领的“东条兵团”，更是气焰嚣张。当年 12 000 人的关东军，吓跑了 30 万人的中国东北军，现在他们哪还把中国军队放在眼里？他们扬言：“军刀一旦出鞘，很难不见血而还。”

卢沟桥的战火，迅速燃遍华北。

7 月 25、26 日，廊坊激战，日军出动千余人、27 架次飞机和相当数量的坦克，向中国守军猛攻。中国守军寡不敌众，伤亡惨重，退出廊坊。日军又乘胜进占北仓、杨村、落垡等车站。天津与北平间的交通线被切断。

7 月 27 日凌晨，日军向通县发起进攻，中国守军死伤大半，只得突围出城。同日，日军向团河围攻，出动飞机 181 架次配合作战，中国守军伤亡逾千人。

7 月 28 日黎明，日军分四路向北平发起总攻，出动 40 架飞机对中国守军工事轮番轰炸。当日，二十九军前军长佟麟阁在混战中壮烈殉国。曾参加过长城抗战、立下卓著战功的一三

二师师长赵登禹也英勇牺牲。

7月29日，古都北平沦陷于日本侵略军的铁蹄之下。

7月30日,天津失陷。

在平津得手的日军，并未停止前进的步伐，他们带着征服者、胜利者的自豪和狂妄扑向北平城外八达岭下的南口。他们要打通晋绥察的通道，使关东军与华北日军连成一片，使东北、华北成为日军可靠的、巩固的后方基地，有了它，依靠它，便可西进包头,西南下太原,南下平汉直逼武汉,进退自如,赢得战争的主动权。

日军前线最高指挥官坂垣征四郎中将亲率大军进逼南口，与汤恩伯的第十三军展开一场血战……

平津南面的平汉、津浦路上日军也全面出击，蒋介石在华北所布置的80个师的兵力，竟然不足一个月就被日军全面击溃。

日军大有长驱南下的态势。

华北战事吃紧。

然而此时，作为主持全国抗战的领袖、军事最高统帅蒋介石，却不得不把目光从战云密布、血肉横飞、杀声震天的华北渐渐移开去，移向首都南京的东面，黄埔江畔毫无战事的、被称作“东方巴黎”的上海。日军在那里极不安分。

2. 淞沪危机

南京，黄埔路蒋介石官邸。

蒋介石的目光久久地盯在那张巨幅的中国地图上。

这些天来抗战形势的发展,使他喜,使他惊,使他优。喜的是，全国出现空前团结统一的抗日局面。在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不几天，他就从庐山向远在桂林的李宗仁、白崇禧发去了急电，向他们表明了中央抗战到底的决心，邀他俩速来庐山，共商抗战大计。李、白两人,一向与蒋不睦,他们盘据广西,拥兵自立，连连发起几次倒蒋行动，虽均告失败，但他们也不买蒋介石的帐。广西山高路远，蒋介石对他们也奈何不得。蒋介石的电报在桂系中引起了震动和争论。李宗仁和白崇禧都深知蒋介石的为人，领教过他的狡诈。他们也担心蒋介石会借机把他们这些地方军以抗日为名吃掉，整编掉。但他们毕竟是有民族血性的中国军人，在外敌当前、民族危亡的关头又岂能不挺身而出 ,以尽军人的天职！

“眼下全国各地群情激奋，抗日声势犹如倒海翻江，谁不抗战,谁拒出兵,不啻为全国公敌,民族败类。吾等身为国之军人,华夏子孙,国家有难,吾等岂能坐视不顾！”李宗仁慷慨激昂地在部下面前表明抗战决心。

桂系内部由最初的争论到讨论，当即定下了抗战大计，李宗仁毫不犹豫地电告蒋介石：“中央既已决心抗战，我辈誓为拥护到底,崇禧当即遵命首途,听候驱遣。我本人暂留桂林,筹划全省动员事宜，一俟稍有头绪，亦即兼程北上，共效驱驰。”

与李、白两人一样,云南的龙云,四川的刘湘,青海、宁夏的马步芳等一批地方军阀，也纷纷在这国家民族危难之际，响应蒋介石的号召,顺应民意,共赴国难,通电全国,请缨杀敌。

中国共产党中央在事变的第二天——7 月 8 日,就向全国通电发表声明,号召“只有全民族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

“必须武装保卫平津,保卫华北!”毛泽东、朱德、彭德怀、贺龙、刘伯承、林彪等红军将领通电全国，请缨杀敌。

从西北到西南所发生的这一切，使蒋介石大为惊喜，大为感动。他与共产党和地方军阀为敌十年，虽然成立了南京政府，窃据了国民党的最高领导权，但事实上他也只统治着半壁河山，现在这些重兵在握的军事势力，在抗战面前，一致地承认了他蒋介石领袖的地位，全国最高军事统帅的地位，这倒是他始料不及的。

华北战事的发展，又使蒋介石大为震惊。他调兵遣将，拉开与日寇在华北决一死战的架势，精心布置了 80 个师的防御线，却纷纷为日寇击溃。

“娘希匹!”他望着地图上被日军所攻陷的一座座城池，一个个战略要地，忿忿地骂娘了。

他沿着日军南下的箭头向下望去，那箭头沿平汉线直指武汉，像一把利剑，直刺南京政府的战略后方。长江像一条龙，它要把这条龙拦腰斩断，使它首尾不能相顾。如果首都和后方被切断,京(指南京,下同——作者）沪杭一带的工业和军事设施丢弃，上百万国民党主力置于日军东西夹击的形势中，——出现这样的战况，就太可怕了。中国会迅速遭受灭顶之灾！

看到和想到这些，蒋介石直冒冷汗。置身在 8 月的南京这座火炉里，他仍然感到好像有丝丝寒意在向他袭来。蒋介石命令中央军暂停向华北调动，使华北的防务仅限就地各军督力实施，暂勿指望后援。他把目光投向了淞沪。

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城市,30 年代是中国也是东方最具现代色彩的都市,它享誉着‘东方巴黎’的美名。这块土地确实太诱人了！几十年前它才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县城，中国的大门被

外强的炮舰打开后，西方的冒险者纷纷拥向黄浦江畔，伦敦的乞丐、巴黎的小偷、西班牙的大盗都在这里暴富。上海被称为西方冒险家的乐园。依据不平等条约，西方列强都在这里拥有租界。

靠明治维新强盛起来并跻身世界列强的日本，要做亚洲的主宰，对于近在咫尺、隔海相望的这座城市自然不肯轻易放过。早在上个世纪末，日本制定大陆政策时就把军事和经济侵略的矛头指向了上海。到了本世纪 30 年代，为了向海外掠夺，转嫁国内经济危机，日本垄断势力在上海开办大批工厂和商业，又以保护侨民为借口，派驻了军队，日本的军舰在中国的长江、黄浦江上任意游弋。

上海是中国的经济重心，金融中心，那高高矗立于南京路上、黄浦江畔的商厦、饭店、银行，遍布街市的座座剧院、舞厅、酒楼，无不显示着它的富有。入夜，霓虹灯闪闪，歌舞曼曼，军政要员、富商巨贾、阔太太富小姐留连忘返，摩肩接踵，更给这座不夜城抹上纸醉金迷的色彩。

上海还是中国最大的国际商埠。上海港是中国最大的港口，也是最大的军港。控制了它，就等于控制了中国的海上门户，扼住了长江的咽喉。上海是蒋介石赖以起家的地方，这里有中国四大家族的雄厚资产，因此决不可落入日寇之手。

3. 一座不设防的城市

上海雄踞东海滨，扼守长江口，战略地位非常重要。上海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是中国最大的都市,其经济、金融、政治作用在中国乃至世界上都具不可争辩的地位。但是,在 30 年代,它却是一座不设防的城市——就是说，在这片中国的领土上，中国无驻兵权！不仅在上海,在它的外围苏州、昆山,中国均无驻兵权。上海为非武装区。在上海市内只有淞沪警备司令杨虎所辖的上海市警察总队及江苏保安部队几千人，这些人员的任务仅是维持地方治安。中国人在中国领土上无驻兵权，外国人却有。日本的海军陆战队 3 000 多人大大方方地、堂而皇之地驻扎在上海闸北的虹口、杨树浦,控制着上海的港口、要道。他们在中国的领土上大修工事，大力加强军事设施，在杨树浦公大纱厂和沪西纱厂一带构筑了大量的坚固据点，在日租界内众多建筑物里修建掩体工事，这些都可以为大举进攻中国提供桥头堡。日军在中国领土上大肆炫耀武力，大搞军事演习，大事战备，对日侨也加强组织军事训练。在军人的支持怂恿下，日本的侨民和浪人更是横行无忌，处处寻衅。在卢沟桥事变的前一年，在上海，中日对峙的关系已经相当紧张。那时蒋介石虽感到忍无可忍，但他正忙于督促东北军对陕北红军进行新的围剿，无暇顾及。因此,对日方制造的挑衅事件,只令外交部出面谈判,请外国驻中国的外交官从中调解，以求息事宁人。然而，日本侵略者却得寸进尺。他们似乎从中看到了中国人的软弱可欺，便进一步增加驻上海的海军陆战队的人数，军事演习也更加频繁，军舰公然沿黄浦江开往宝山、福山镇、段山、浒涌等各港，测量水位,标定舰位,为大战作准备。

“东方巴黎”不设防，中国无驻兵权的规定源于 1932 年“一·二八”淞沪抗战失败后南京政府与日本签订的丧权辱国的《上海停战协定》。

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轻易地侵占中国东北后，又向上海集中兵力，妄图夺取它，把它变成进攻中国的前哨阵地，迫使国民党政府屈膝投降，进而灭亡中国。为了寻找出兵上海的借口，日本驻上海武官田中隆吉勾结日本女特务川岛芳子(又名金碧辉),让她唆使 5个日本日莲宗和尚,在 1932 年元月 18 日故意向正在马玉山路三友实业社总厂内操练的中国工人义勇军投掷石子挑衅，引起冲突，发展为“互殴”。日本侵略者借机扩大事态。元月 20 日晨,田中指使暴徒放火焚烧三友实业社毛巾厂的厂房和工房，行凶砍伤用电话报警的守卫巡捕，接着又砍伤急忙赶来的公共租界华捕 3名。当天下午 2 时,田中又煽动上海日本侨民千余人集会,要求日本政府派遣陆海军来上海‘保护侨民”。会后,600 余人持械沿吴淞路、四川路游行示威，沿途捣毁中国商店，大喊挑衅性口号,阻止电车行驶,把挑衅行径推向极端。而这时,代表日本政府的日本驻沪总领事村井仓松竟也借此在 21 日向上海市政府提出抗议,并蛮横地提出赔礼道歉、惩治凶手、赔偿损失、取缔抗日运动等四项无理要求。日本政府果然以“保护侨民”为借口，陆续增派军舰和海军陆战队来沪。到“一·二八”事变前，进驻上海的日本兵力已有：海军陆战队 1 830 余人,武装日侨三四千人,军舰 23 艘,飞机 40 余架，装甲车数十辆。27 日晚间，日本领事馆向上海市政府提出最后通牒：限于 28 日 18 时前对四项条件做出答复，否则日军将采取“必要的手段”。

那时，蒋介石顽固地执行“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政策。他屈服于日本帝国主义的恐吓，指令上海市市长吴铁城全盘接受了日本提出的四项无理要求。然而,日本帝国主义的目的

在于使中国彻底屈服，所以它并不以此为满足。就在元月 28 日 20 时 30 分，日本第一遣外舰队司令官盐泽幸一又发出最后通牒：中国驻军第十九路军立刻退出闸北，地盘让于日本军队进驻。未等中国方面答复，盐泽就于当晚 11 时 30 分命令海军陆战队近 2 000 人向闸北、宝山路、虬江路、广东路、宝兴路、横滨路、天通庵路、青云路等各路口中国驻军阵地突然发起进攻。在此情况下，以蒋光鼐上将为总指挥、蔡廷锴中将为军长的十九路军奋起反击。震惊中外的“一·二八”事变爆发了。

事变之前，盐泽幸一狂叫：“一旦发生战事，四个小时即可了事。”这个骄狂的日本军人，完全低估了中国军人的英勇无畏、不怕牺牲、抗敌报国的精神。日军兵分五路，以 20 余辆装甲车为先导，从闸北各马路口向十九路军进犯。29 日早晨，日军出动了飞机助战，对闸北、南市一带实施狂轰滥炸。30 日，日本巡洋舰 3 艘、驱逐舰 4 艘、航空母舰 2 艘，携带陆战队员 5 000 人，增兵上海。战斗进行了一个星期，日军毫无进展，吴淞依然在十九路军脚下。司令官盐泽幸一也被免职，调回本国。接替盐泽幸一的是新编日本海军第三舰队的司令野村中将。此时日军投入上海的总兵员已达万余。野村狂妄地对西方记者说：“日军渡过蕴藻浜之日，即为日军行动终止之时。”“日军在吴淞踏平华军濠沟之日，为时不远。”

2 月 11 日下午，野村指挥日军，出动飞机向闸北投下大量燃烧弹，同时用大炮猛轰中国守军阵地；接着向蕴藻浜、曹家桥一带进攻。中国守军猛烈反击，直至展开肉搏战。战况空前激烈。到 2 月中旬，野村连一只脚也没有踏进“华军的濠沟”。野村的职务由第九师团长官植田谦吉接任。植田带来万

余援军，使日军总兵力增至两三万人，野炮近 70 余门，飞机 60 余架，并在吴淞口集结了数十艘战舰。

在战事打得最激烈的时候，担任南京军校教育长的张治中将军向蒋介石主动请缨，要求率军赴上海参战。蒋介石答应了，即把散驻京沪、沪杭两线上的第八十七、第八十八两师组成第五军，由张治中任军长兼第八十七师师长。从 2 月 14 日开始，第五军所辖各部（含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导总队和独立炮兵第一团山炮营）陆续开赴淞沪前线，至 18 日完成了接替十九路军防务的任务。张治中在 2 月 14 日奉到军政部的正式任命后，也率军师部人员、师直属各部及军校教导总队，于 16 日上午 9 时从南京和平门登车出发，当天到达南翔（当时十九路军总指挥部所在地）。按 15 日军政部令，五军归蒋光鼐统一指挥。两军从此并肩作战，共御日寇。

2 月 20 日晨，日军发动新的总攻。先以大炮向江湾、庙行镇等地猛轰，步兵协同坦克部队，一路进击张华浜一带，另一路由杨树浦进犯，攻势异常凶猛。从 21 日起，司令官植田更是亲临指挥，以步兵数千人配合飞机大炮向中国守军攻击，仍遭惨败。22 日晨，植田改变战略，以两万大军猛攻庙行镇，万余人攻江湾镇，6 000 余人攻八字桥。庙行一战，敌众我寡，实力相当悬殊，但中国守军在张治中将军指挥下，无不以一当十，视死如归，勇猛抵御。血战竟日，歼敌 3 000 余人，摧毁日军坦克 2 辆，缴获敌装甲车 1 辆，野炮 20 余门，枪械无数。这是淞沪开战以来、也是整个“一·二八”淞沪抗战中中国守军获得的最大一次胜利。

战斗进行了 1 个月，植田的总攻计划宣告彻底失败。其职务由前陆相白川义则上将接替，随之增调堪称日本全国之精

锐的 3 个师团的兵力和飞机 200 架来华作战。此时,日本投入上海战场的总兵力已达十万人左右。而中国军队，战斗坚持了 1 个月,人员、武器损耗极大。蒋介石既不派兵,也不提供武器援助。十九路军和五军处于万分困难的境地。

自 2 月 29 日起，日军在敌酋白川指挥下，一次次发起新的进攻，中国军队经过全力抵抗后，终因后援不继，于 3 月 1 日夜,退守黄渡、方泰、嘉定、太仓一带的第二道防线,积极构筑工事，准备与敌进行新的决战，殊死一拼。

然而，正在这时,3 月 3 日,国际联盟开会决定,要求中日双方停止战争。在英国公使兰普逊及国联由 19 个会员组成的委员会的斡旋下,5 月 5 日，南京政府与日军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淞沪停战协定》。《协定》(含三个附件、三项‘谅解’)规定：“在上海周围停止一切及各种敌对行为”；日军永久停驻在吴淞、闸北、江湾及引翔镇等广大区域 承认南市、浦东不驻中国的任何军队,中国军队‘留驻其现在地位’不再前进 把长江沿岸福山到太仓、安亭及白鹤江起直到苏州河为止的广大地区，交由日本及英、美、法、意等国共管；答应取缔全国的抗日运动。

第一次淞沪抗战就这样被南京国民政府出卖了。但是，十九路军英勇抗敌的精神，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全国人民从十九路军身上看到了抗战的希望，抗日救国情绪更为高涨。

在这次淞沪抗战中，十九路军与第五军共伤亡 14 045 人,失踪 756 人；市民被炸死炸伤 8 080 人,失踪 10 400 人；整个战区损失财产达 16亿元。日军三易主帅，增兵至 10 万，死伤累计为 3 091 人。

4. 东方马其诺防线

“一·二八”淞沪抗战,迫使中国军队退出了上海,然而日本帝国主义并没有达到最终的目的。他们要使上海丧失作为中国经济中心的机能，切断它的对外联系，使中国的军队及国民丧失战斗意志,迫使中国政府尽快投降。“七·七”事变发生后，日本参谋部在大举入侵华北的同时，制定了华东地区作战计划，加紧了在上海的军事行动。日军在其占领下的各通衢哨所增加兵力，各要点构筑工事，各屋顶架设高射炮，地面增设布置新的炮位，日夜加紧军事演习。原驻汉口的千余名陆战队员撤调到上海，十余艘军舰在浏河至吴淞口之间对海口施行封锁。日本国内也向上海派定了陆军，待命出发，伺机向上海发动新的战争。

中国方面,“一·二八”淞沪抗战失败，上海沦入日寇之手，蒋介石对于这样的结局是绝不会甘心的。他岂能轻易丢弃这块黄金宝地，上海是首都南京的门户，上海的危机立刻会威胁到南京。蒋介石早已料到，要同日本全面开战，在上海的大战只是个时间问题。因此,早在 1933 年,为了防止日军再从上海入侵，国民政府就开始拟议在沪杭一带构筑永久性国防工事。1935 年，蒋介石批准了参谋本部拟制的一份计划，由军委拨款 100 多万元,用于构筑国防工事。自 1934 年起至 1937 年初,“一·二八”淞沪抗战后退守下来的第八十七、第八十八两个师，再加上第三十六师的 4 个工兵团、第五十七师、独立工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